社会结构模式对于亲属概念界定的影响

11.5 姚苏倪

不同的社会结构塑造着不同文化，导致了不同文化下的差异性。社会结构模式对于塑造人们对亲属概念的认知中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便探讨了这一问题，描绘了西洋社会和中国社会在社会结构和亲属关系上的独特差异。这一问题涉及到“文化、身份与社区”领域，引发了对于个体在社会框架中的定位以及亲属关系如何受到社会结构塑造的思考。

本文所讨论的选段来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一章，该书主要讨论了西洋和中国社会结构模式之间的差异。作者费孝通兼受中西方教育，运用现代学术方法，从本土视角出发，对中国乡土社会进行了深入地观察和剖析，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独特性。费孝通在书中通过对家庭、亲属关系、村落生活等方面的描述，展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部著作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深刻描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风土人情以及社会制度。费孝通在社会学研究中展现了贴近实际且远离偏见的学术态度。他客观描述了乡土中国族群网络的形成基底、呈现形态，注重家庭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影响。作为社会学者，他运用人类学的学科眼光，通过现代学术方法，借助本土视角对中国乡土社会进行深入观察。费孝通巧妙地利用自身中国人身份，通过本土性的关照与介入，使乡土中国具备独立性与历史参考意义。

在内容方面，作者通过不同的比喻，比较了中西方社会结构对亲属关系的塑造。通过比喻西洋社会如捆柴，团体有清晰的边界，每个个体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强调了西洋社会的“团体格局”。这种结构模式决定了个体在社会中的定位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体现了社会结构模式对亲属概念的明确界定和组织方式。这清晰的团体格局影响了亲属关系的认知，使得社会中的个体能够明确地区分谁属于同一团体，形成了亲属概念的清晰认知。而中国社会则被比喻为如水面上投掷石头形成的波纹，每个人是波纹的中心，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同心圆波纹”的结构模式。这种模式下，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网络可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物。这突显了中国社会中亲属关系的复杂性和个体之间的多样性，反映了社会结构模式对亲属概念界定的灵活性。每个人在不同时间、地点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使得亲属关系更具灵活性，不受严格的团体划分，形成了独特的亲属概念。

在技法方面，多样技巧的使用可以增强观点的信服力。费孝通巧妙运用第一人称，特别是强调“我”和“在我看来”，以表达个人观点。这不仅突显了作者的学术严谨，同时展现了他对学术讨论的负责态度。通过使用个人观点，他使得亲属概念在社会结构模式影响下的论述更为生动而深刻。同时引发读者对其观点的理解和认同。这种使用第一人称的风格，与当时学术写作的个性化趋势相符，同时体现了学术写作手法的历史演变。费孝通的论述呈现层层递进的结构，通过先写团体、再写家庭、引出家族，最终导出“同心圆”结构，中间巧妙穿插对比、打比方、引用谚语等论述手法。这种递进式叙述使读者逐步深入主题，全面了解社会结构模式对于亲属概念的重要性。在对比论证方面，费孝通使用西洋社会比对乡土中国，通过打比方的方式，生动描绘了两者不同的社会结构模式。他巧妙地运用“捆柴”和水面上投掷石头的比喻，形象地展现了西洋社会的“团体格局”和中国社会的波纹式结构。通过对比家庭概念，作者突显了西洋家庭的明确界线与中国家庭的包容性，反映了文化对家庭理解的影响。在论证亲属关系时，费孝通通过描绘生育和婚姻事实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强调了亲属关系的复杂性和深远影响。多样的论证手法在文章中交织，既保持了严谨缜密，又赋予了文章一定的幽默与风趣，使读者更容易理解。

放眼整个《乡土中国》，费孝通都对中国乡土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文章与文章之间相互贯通，形成了一幅生动的社会画卷。通过对比分析、比喻和引用实例，费孝通生动地呈现了社会结构模式与亲属概念相互交织的复杂图景。

总体而言，该选段通过生动的比喻和深刻的对比分析，成功地揭示了西洋社会和中国社会在社会结构和亲属关系方面的独特差异，为读者提供了深入思考社会结构模式对亲属概念的影响的契机。

选段

西洋的社会有些象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说西洋社会组织象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先规定的。我用捆柴来比拟，有一点不太合，就是一个人可以参加好几个团体，而好几扎柴里都有某一根柴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是人和柴不同的地方。我用这譬喻是在想具体一些使我们看到社会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的一种格局。我们不妨称之为团体格局。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线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他很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那几个人。在中国，这句话是模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他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阖第光临”虽则常见，但是很少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

提到了我们的用字，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叔伯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三千里也不过指其广袤的意思而已。这个网络象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认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体系罢了。体系是抽象的格局，或是范畴性的有关概念。当我们用这体系来认取具体的亲亲戚戚时，各人所认的就不同了。我们在亲属体系里都有父母，可是我的父母却不是你的父母。再进一步说，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的。兄弟两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了，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妻子儿女。因之，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选自 费孝通《差序格局》）